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四十一

志二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食貨二

屯田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閒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陳恕等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極言非便事遂寢時又命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

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
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
滌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沮者頗衆會滄州臨津
令黃懋上書言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功省易就
詔以承矩爲屯田使懋爲判官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
等軍興堰六百里取江南早稻種課令種之且有莞蒲
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
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
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帝遣官按視經度然
不果行至咸平中次弟行之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

於古原州建鎮戎軍軍城四面立屯田務又置堡砦分
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
從之旣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
其居特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景
德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竝兼制置諸營田
屯田事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
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
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
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
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

七頃熙寧中河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
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時陝西多曠土知延州趙卨請
募民耕種安撫使郭逵有異議卨又言之遂括地得萬
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詔遷卨官賜金帛而熙
州王韶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
地招蕃兵由是熙河多良田七年詔委稭點秦鳳路刑
獄鄭民憲興營田元豐初知太原府呂惠卿上葭蘆米
脂營田疏七年惠卿遂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
新疆葭蘆吳堡開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并麟府豐州地
凡千餘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

八年樞密院奏木瓜原所收不償所費詔諭惠卿毋蹈
前失紹興元年以知荆南府解潛薦除宗綱充荆南府
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
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
官之半焉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殿中
侍御史石公揆監中獄李家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
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
田隆興元年臣僚條營田之事有十會有訴其擾者上
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不以爲然二年江淮都督府參
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

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
多此誠經久守淮之策從之乾道五年四川宣撫使鄭
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
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爲擾百端又數百里外
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六年罷和
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嘉定十三年四川宣
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
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
屯將兵罷民和糴爲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
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驕將豪

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殫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爲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余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爲屯田民不以爲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咸淳三年詔准蜀湖襄民所種屯田旣困重額又困苛取民何以堪其舊逋並除之

常平義倉漢隋所創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灾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

臣於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
卽下其直予民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歲饑賤糶貧民
不過一斛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
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
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而
沿邊州郡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
貫小州二三千貫付司農寺三司不問出入每歲以秋
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以糶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
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經糶卽回
充糧廩易以新粟夫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置常

平倉景祐中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
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出常平百
萬緡助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嘉祐二年詔
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
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貯以給郭內之老幼貧
疾不能自存者熙寧二年王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
司更定諸路常平廣惠倉法以呂惠卿蘇轍等爲官屬
安石出青苗法示轍以常平糴本春散秋斂收息二分
廣惠倉量留賑濟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轍以爲非
便語在轍傳中會王廣廉議事與安石意合於是安石

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民分
得錢鮮不妄費輸納鮮不後期又諸路提舉官往往抑
配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姦人冒名詐請無賴
子弟謾昧父兄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民間喧然不以爲
便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青苗放錢取息與初詔違戾
帝袖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安石勃然難琦奏曰常
平收息亦周公遺法何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
亦與論難久之時文彥博司馬光等亦數言不便語在
各傳中安石嘗陰結內侍張若水藍元震會帝使二人
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故帝信之久之遇

傷常平司未能賑濟詔錢穀常留其半外方得給散帝
又謂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歲災傷
倚閭殆半止務多給計息爲功不計督索艱難豈惟虧
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撻者必衆乃詔司農寺自今兩經
倚閣人戶更不得支借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
盡椿作常平錢物依舊常平倉法行之四月詔立常平
錢穀急斂出息之法出息一分槩類青苗蓋同知樞密
院范純仁嘗建請也左司諫王巖叟等交章論其非不
報時司馬光在告陳先朝之弊乞約束州縣抑配蘇軾
爲中書舍人不書錄黃奏謂熙寧未嘗不禁抑配卒爲

民害乞寢罷光大悟力疾人對乃詔常平錢穀州縣止
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自熙寧行青苗斤
賣天下廣惠倉田至是復廣惠倉及紹聖章惇當國主
紹述遂罷戶部尚書蔡京亦乞參酌熙豐青苗條約立
爲定制收息一分各從人願宣和六年罷若乃義倉之
法創自乾德元年詔諸州於屬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
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貸饑民三年詔民有欲借義倉
粟充種食者州縣卽計口給聞義倉不足當發公廩者
奏待報四年以義倉重疊輸送煩勞罷明道二年詔議
復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疏請復置令五等以上

戶依舊法輸粟水旱減稅則免輸朝議異同而止慶曆
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詔天下立義倉令上三等戶
輸粟已而又罷賈黯復奏請下其說諸路以爲可行纔
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
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竟
率於衆論不果行熙寧中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
立義倉未幾以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行於
諸路民輸稅不及斗者免輸元豐二年詔威茂黎三州
罷行義倉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也八年諸州義倉並
罷紹聖元年復義倉高宗南渡庶事草創紹興元年併

提舉常平司於提刑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以廣儲蓄其後常平併茶鹽爲一司然常平錢皆取以贍軍所掌特義倉水利賑濟役法等事無復平糴之政矣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械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卽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爲經久之利詔行之

役法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
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
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
下至雜職虞候揀掇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慶曆中
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賦斂之數委二府大臣
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
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
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逵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
錢免役得緡錢二十萬進爲羨餘蒙詔獎繇是他路競
爲括克以希恩初知并州韓琦上疏論里正衙前之役

民甚苦之請更其法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
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法襄請以產錢
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參定繼遣官與
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
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
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當
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遂更著淮南
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是民稍休息
又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
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入神宗初立三司使韓絳極陳衙

前之役偏重爲民害請更之知諫院吳充亦請早定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爲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議役法熙寧二年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罷判司農寺鄧綰曾布更議其法頒於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

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其坊場舊酬獎衙前者從官自當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坊場錢在官役錢謂之六色錢皆取之於民者也三年命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繼典主其事四年監察御史劉摯陳新法十害御史中丞楊繪亦疏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且各疏提點趙子幾以他事摺撫縣令賈蕃爲過於是曾布撫繪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帝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言風憲之官豈當

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詔繪知鄭州摯監衡州鹽倉遣察
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不願就募而
強之者論如律諸路役書旣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于
天下時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
詢其故不答遂罷京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議蒙條
上利害卽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
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
詔獎諭仍落權爲真免役剩錢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
休息添給吏人餐錢仍立爲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七
年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

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爲五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既籍一縣之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以示衆惠卿罷政法隨罷十年知彭州呂陶奏寬剩錢在官泉幣絕乏商旅農夫最受其弊不報王安后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遂被求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前尤甚乃特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

嘗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采王安
石之策復有額外之徵聚斂小人乘而增取帝雖數詔
禁戒而不能止哲宗立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因差役破
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損敗官物或爲上下侵
欺乞取多至破產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輕重難
別得優輕均務酬獎往往致富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
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
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也自行免役以來富室差得
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
外多取羨餘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

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賞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新來年生計不復暇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竝如舊制詔修定役書保正甲頭承帖入竝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宜竝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中書舍人蘇軾言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略如邊

郡弓箭手臣知密州生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
法復罷因列其五利上嚴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
利難信而有十弊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司
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然富戶習於優利有
司專以多斂爲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當此之際
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踈略
未盡者駁奏之書左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
命令大體右正言王覲亦論之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
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司馬光之始
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

祿爲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
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
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
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爲吏今
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遣人若盡以重法繩
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爲民害
遂已之蘇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詔送看詳役
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
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
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

女戶助役法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改雇募爲招募轍
又言衙前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
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蘇
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
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
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臣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
許民戶雇代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
自任役許募嘗爲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
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
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

與爲耳目侍御史王巖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與
摯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
手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爲用
哉殿中侍御史呂陶謁告歸成都與轉運司議定增減
役年之法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詳定所衆論異同
久不能決於是因文彥博言詔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
部二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尋詔郡縣各
條析差役利害以聞四年劉安世論李常請復雇募爲
懷姦害政乞固守差役初議而蘇軾等又多論差役未
便五年再詔王巖叟韓川劉安世同看詳利害八年哲

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紛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紹聖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免役之法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無紀矣

而諤欲不間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諤坐黜知廣德軍既而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爲一書名常平免役勅令詔蔡京依舊詳定重修勅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詔令疏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辨京無責焉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免役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回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

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爲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
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
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亦謂義役有
未盡善者四事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因淳熙陳
君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
旨符修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其法可以悠
久然行法鮮得其人亦未久輒弊云

振恤宋以仁厚立國振貧恤患視前代尤勤諸州歲歉
必發常平及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
直以振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

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筭水鄉則蠲蒲魚果菘之稅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葺糜食之或入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閒

田或聽諫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新糧給之病者給善方疫者遣醫授藥因饑疫者壓溺死者官爲埋祭壓溺死者加賜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蝗爲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皆良法也大中祥符九年民出粟振饑者三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文學上佐之秩迄于孝宗雖禁鬻爵惟振饑者不廢鬻僧道度牒始於熙寧後遂爲例自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爲青苗皆令民出息又賣天下廣惠倉田民遂不

聊生哲宗復廣惠倉諱爲章惇所格常平量留錢斛不
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
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賤諸路而政日以隳矣崇
寧初蔡卞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
又給使令飲膳及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
崔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煩擾已又置漏澤園
至宣和二年始詔居養安濟漏澤參考元豐舊法裁立
中制焉若乃有司得救荒之法者東都盛時則張詠在
益州富弼在青州劉夔在鄆州趙抃在越州紹興中則
景興宗在潼川李瞻在廣安王隲在果州王梅在漢川

陳正同在婺州所振活甚衆世多傳其法云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又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餘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而歎遂編入振恤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矣

宋史新編卷四十一

宋史新編卷四十二

志二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食貨

會計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唐末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潘鎮益彊率令部曲土塲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宋興修建法程以漸革其弊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又命文臣權知州軍所在塲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逮及太宗諸國混一是時養兵未蕃任官未冗佛老未熾外夷

無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真仁之世承平旣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山土百姓亦稍奢縱而上下始困於財矣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綺絕細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而贏數不與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祥符天書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仁宗嘗

元中陝西用兵縣官之費益廣以天章閣侍講賈昌朝
言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西兵久
不解詔減皇后以下賜資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
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帝亦命
罷左藏庫月進錢公卿近臣以次減郊賜銀絹皆著爲
式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繪茶增至
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西兵旣
罷而調用無所減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裁節
乃罷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
言宜倣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法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

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
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意卒無所建明神
宗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
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
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
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
能裁減帝乃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
司講修錢穀之法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爲
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凡不急之費皆命停罷帝嘗患
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也中書

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
選人之祿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可
以省刑然貪吏歟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
元豐官制旣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
初以司馬光言並歸戶部時議裁損吏祿冗濫悉革至
紹聖元符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給見緡如
元豐之制先是旣罷導洛堆塚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
制財用司減放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
之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
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旣

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中外錢穀艱窘戶部
給百官奉無半月之儲章惇遂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
大防蘇轍諸人之咎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
財爲諱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大觀三年有詔鑄減財
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置局論議克
公抗言今日冗官十倍元祐國用安得不乏乞自貴及
賤自近及遠時論躩之政和七年淮南漕臣張根言天
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居第及金帛之
賜費亦不貲疏奏不省帝初卽位思節冗費後苑嘗計
增葺殿宇用金箔五十六萬帝曰金箔一壞不可復收

乃罰請者及蔡京爲相以侈靡惑人主動援周官惟王
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情財省費者必以爲陋有應奉司
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
出爭以奇修爲功凡土木營造務欲度前規而侈後觀
初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
祐治平間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
皆然語在職官志京旣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
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
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遂不果行京復得政
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罪幾坐奪職是時節度使至

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時吏祿泛冒三省樞密院尤甚有官至中大夫一身兼十餘奉者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京屢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剗增鎮柵以牟

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
賣名品項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
錢蔡京又廣參利歲進御百萬緡以西城所主之宣和
以後王黼括剝橫賦以羨爲功天下悉徵免夫錢嶺南
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
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
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蓋奢侈弗節虧沒難稽加以啓
疆贖武其何以給之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邊事
日起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又
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不急之務無

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
貢七年十二月詔罷浙江諸路花石綱內外製造局及
延福宮西城所租課其西城所見管緡錢並付有司是
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
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
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
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
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然亂亡之勢
已成不可爲矣紹興後屢有蠲減咸淳六年都省言南
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數雖減

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乃詔立定額凡銀錢關
會絹綿諸色戶部徧牒諸路視定數起催額外有所謂
經制錢者宣和朱陳邁以發運兼經制使故名建炎二
年戶部尚書呂頤浩等言陳亨伯設經制司取量添酒
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積之甚衆
請行諸路以充邊費歲入六百六十餘萬紹興五年參
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因經制之額
增析爲總制錢歲入七百八十餘萬復有所謂月椿錢
板帳錢又不知幾百萬其取於民者幾倍祖宗時矣葉
顥朱熹嘗論經制總制錢爲民患常同楊萬里亦論月

椿板帳錢非舊制云其他不領於有司則有內庫蓋天子之別藏也宋初諸州貢賦歲輸贏餘於左藏庫又收諸國之珍寶金帛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所謂封椿庫也太宗時漳泉吳越納土又平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改講武殿庫爲景福殿庫隸內藏語在本紀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爲內藏西庫眞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而增廣之旣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爲四庫金銀一珠玉香藥一錦帛一錢一累朝以來三司用度不足則發內藏佐之其名爲貸實罕能償初藝祖留意儲積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

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縑易一胡人首不過二百萬縑北虜盡矣元豐更景福殿庫名神宗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爲二十庫又揭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安何日成戎捷特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權酤塲舊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行雇役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衙前又之坊塲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遂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監察御史

上宮均言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又
隸太府寺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
人彼安能鈎考出入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
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
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又明年改封椿錢
物庫爲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爲元豐南北庫數月以
北庫爲司空呂公著廢封椿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徽宗
添建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
有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黼以
應奉司貢獻嬰寵也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

前然兵興亦時取以爲助云按太祖太宗設三司主計
有度支之日又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皆爲會計
財用也唐李吉甫嘗錄元和國計者爲成書宋景德皇
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皆有錄上之其戶口之籍與
地之圖調度之多寡賜予之厚薄莫不畢具若內藏與
天下封樁非三司所領者不與焉元祐會計錄蘇轍所
著蓋取元豐八年會計之實而別其五曰收支曰民賦
曰課入曰儲運曰經費謂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
出且論宗室爲節度防禦觀察者數倍於皇祐百官爲
郎大夫者數倍於景德稍裁減宗室及百官任子恩澤

見任者無損方來者有限亦至計也自罷三司理財既無法而渡江以來典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苟支目前議者惜焉

錢法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而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遂壞太祖初鑄錢文曰宋元通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鑪錢悉禁之私鑄者棄市越境者論罪有差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惟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景祐初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銅居三分鐵六分費

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一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滋澀而多不就工人苦之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効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卽江州鑄百萬緡母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直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寶元改元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

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其後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揀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千資用類多吝怨丁度嘗言改法盜鑄之弊語在度傳熙寧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

錢遂行於天下後復詔諸路各置鑄錢監然私錢往往
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錢元豐中張方平掌
極諫曰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
謂之錢荒蓋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削除錢禁以此邊
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又民間銷毀無復可辦銷
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遂州
置鑪每鑪增數是猶畝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哲宗
嗣位復申錢弊闡出之禁如嘉祐編敕凡增置鑄錢監
皆罷之徽宗時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
爲紛更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爲陝西轉運副使迎

合京意請鑄當十錢遂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繼而并令舒睦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募私鑄人丁爲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卽山鑄錢之意時議者多言其不便帝亦知之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衆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縉盜鑄數千萬緡遂與大獄連坐者十餘人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政和元年京已罷政以張商英言下詔曰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

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墜爲利博矣往
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姦猾之
民規利冒法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卽弊無已
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竝作當三以爲定制初蔡京
又行夾錫錢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
錫半之白錫又半之京罷不復行京用復行如故錢輕
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貿易
有弗受夾錫者聽人告論市井細民朝夕嚮餅餌熟食
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鄭居中劉正夫爲相以爲不
便禁不用仍罷諸路鼓鑄夾錫錢悉釐椿關中重和元

年以關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京西鼓鑄專給關中夾

錫行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翬

等嘗坐貶然夾錫禁不用亦有不便於民者語在賈炎

傳先是江池諸路凡十監鑄錢各有歲額建炎經兵鼓

鑄皆廢紹興中稍稍復之索民間銅器兼出內府銅器

付泉司然當二錢及小平錢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鏹

薄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

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為

文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錢不耐久舊錢精緻者泄於

海舶申嚴下海之禁

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掛置膽水中浸漬數日鐵片為暗水

所薄上生赤煉入鐵三煉而成銅大率鐵一斤四兩
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舊有歲額所謂贍
也嘉熙元年新錢當二九八小平錢竝以嘉熙通寶爲文
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爲一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
爲文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
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
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初
主以富民及貲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仁宗時置益
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交以百二十五萬
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熙寧二年行於潞州四年行於

陝西未幾竝以弗便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
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
十二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崇寧三年置京西北
路專切營幹通行交子所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罷在
京并求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
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閩乃蔡京鄉里
故得免焉大觀元年詔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
兵取湟廓西寧藉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
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一當舊四故更張之以四
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引行之使人不疑擾後

前更爲錢引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
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引價復平高宗紹興元年
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
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權貨務請錢
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
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
怨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
有司寔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
交子務令權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

關子付三路總領所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會子初行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公私頗便數年後不勝其弊孝宗以爲憂壽皇出內庫銀二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言壞楮幣者只緣變更救楮幣者無如收減明年議者云增添紙價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十二年洪邁自婺召還見

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
其復行其後宿弊又生行用愈輕諸州守臣多坐稱提
失職責降慶元中詔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及賈
似道當國患楮賤作銀關易之銀關行物價益騰踴楮
益賤矣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監鹽也鬻
海鬻井鬻鹽而成者曰未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
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
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爲鹽曰解州解縣
安邑兩池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

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天聖八年議者謂官自權鹽百姓困於轉輸乃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近歲緡錢增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弛京師權法自元昊反聚兵三鄙竝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商人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

錢千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
慶曆二年又復京師權法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推戶
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
之急竝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踴至數倍大
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熟其利
害畫策以獻樞密副使韓琦知制誥田况皆請用祥策
後以祥爲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
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
令人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
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

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
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
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
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
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
炭瓦木之類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
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
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
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質權貨務錢幣
以實中都行之數年商賈無所僥倖關中民得安其業

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郊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
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田况爲三司使請
久任祥裨專其事擢祥權陝西轉運使自祥改法歲課
頗增皇祐四年歲入緡錢二百一十五萬其後羸縮不
常至和元年猶及百六十九萬時祥坐他罪貶以轉運
使李恭代之遂以元年入錢爲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
助邊費十之八久之竝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虛估
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
以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言復用祥總鹽事祥請重禁
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以前每券別輸錢一千然

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者皆虧失本錢請
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
則官爲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
市估使不得爲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
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代之向於祥法頗有改
更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陝西鹽馬得失靖指
向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江淮等路發運
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數向罪五向任如初向
請卽求興軍置賣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求興爲
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

立法八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是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鹽禁太峻民間騷怨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王安石主景溫沈括爲三司使希安石意安石去位括乃言官賣當罷從之公弼又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然鈔終溢額價不得而平元祐元年京西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初乃罷之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元符霖潦池壞崇寧元年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是時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

之費乞復范祥舊法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別有所更及政和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詳見下文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重和元年詔復行解鹽舊法踰年權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糴買不行三省趣講畫以開童貫遂請罷領解鹽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只行本路東南鬻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卽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諭諸路鈔法更不改易

請康元年解鹽鈔入納筭請就參照熙寧元豐以前舊

法云鬻海爲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
路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償之贏縮亦未嘗
有一定之制至道末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
在京東曰密州濤洛埭後增登州四場其在河北曰濱
州場濱州後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自開寶以來河北
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上封者嘗請禁推以收遺利諫
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
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
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將權之價必騰踴民
苟懷怨悔將何及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

復建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爲不可三司更立權法未下以張方平言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致獻議商人受鹽滄濱二州以囊貯之囊毋過三石三斗斗爲鹽六斤除三斗爲耗勿筭餘筭其半予券爲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併輸筭錢卽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罪并沒其貲時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踰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

以爲定制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莫冀等
州盡榷賣以增其利哲宗卽位以監察御史王巖叟言
罷河北榷法仍舊通商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
陽所產鹽地悉墾爲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
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竝易爲鈔鹽初茶
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
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明州昌國東西兩監溫
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黃巖監杭州場秀州場密鸚永嘉
二場熙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
五年以盧秉提舉鹽事其法頗峻時惟杭越湖三州格

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石爲神宗言
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七年以盧秉歲課雖增刑獄寔繁
徙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覲代之且體量其事覲言秉
法峻至有毋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太
常博士升一資元祐初言者論秉乃降職其在淮南曰
楚州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州海陵監如臯倉小海場
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漣水軍海口場天聖中通楚
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漣水軍場一東南鹽利
視天下爲最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
法寔弊願權聽通商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

爲言卽詔知制誥丁度等會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
行侵蠹縣官隨議遂格是時江湖運鹽旣雜惡官佔復
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竝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
得利厚繇是盜販者衆捕急則聚爲盜江淮間雖衣冠
士人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汀
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
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爲羣持甲
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
穀帛掠人婦女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賊依險阻捕不
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糴鹽歲纔

及百萬斤慶曆嘉祐中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筭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至虔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論者不一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糶價由是減侵盜之弊歲課視舊倍增朝廷以挺爲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圍網運致如虔州焉初荆湖亦病鹽惡且歲漕常不足其後諸臣各有建白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斗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

既參政有邾亶者邪險銳進素爲惇所喜迎合惇意推
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卽遣蹇周輔相度周輔
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
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詔周輔立法以聞周
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剝於民民被其害舊江
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籍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逸領
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卽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
北未幾周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
十四萬緡自以爲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
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

害六年周輔爲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道州鄰接韶連
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永全邵
等州竝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邾夏初議郴全道三州
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等措置明年士澄等
上條約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淮西亦推
行周輔鹽法著爲令元祐初周輔邾夏張士澄等坐培
克誕謾倡議附會竝黜職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凡
七條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
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制而權貨務屢變鈔法有誤邊
計惟其貼納見錢專買以兩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弊

賞前鈔方行而後鈔乃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
遂爲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未幾張商英爲相乃議
復熙豐之舊政和元年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更欲巧
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爲
節日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
之法季輒比較務峻督責以取辦初鹽鈔法之行積鹽
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權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
賈以物斛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
無回貨故極利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
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

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買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爲豪商夕儕流旬有赴水投環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

專主權貨務必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
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芻至通議大夫徵猷閣待制
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口關通凡商旅筭請率剋留
十之四充數以張虛最干時御不用度日廣再申歲較
季比之令程督加厲已而詔禁仰配悉從初令然有司
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
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十三千
民力匱矣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
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膏舊
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

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黼方用
事專務剋剝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轍又促
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焉
南渡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淮浙鹽法寧宗慶
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爲正支文鈔給筭與
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其弊故
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爲貧民者此淮浙鹽之大
略也昔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
當時天下鹽利歲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
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溢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

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興末年以來泰州
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
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
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倍哲
宗卽位舉行神宗察舉鹽司之法又定福建產賣鹽額
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疏請運鹽盡歸漕司從之
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廉州白石石康二場又高竇
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鬻鹽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
三皆領於廣州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
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食鹽有限商

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
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
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紹興元年
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收息錢三萬餘緡復
置廣西茶鹽司淳熙十五年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置
東西鹽事爲一司鬻鹽爲鹽曰并州永利監籍州民之
有鹽土者爲鑛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
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大抵鹽土或厚或
薄薄則利微鑛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
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鑛戶輸

歲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摘他戶代之
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鹽爲鹽者然其利薄元祐
四年陳安石坐爲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
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順鹽
井或以爲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
者不能奪焉鬻井爲鹽曰益梓夔利四路益州路一監
九十八井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夔州路三監二
十井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大爲監小爲井監則官掌
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
川峽仁宗時諸州或增井而歲課並減其舊熙寧中蜀

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蜀中鹽法做大觀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類茶法嚴密過之後頗有因革云